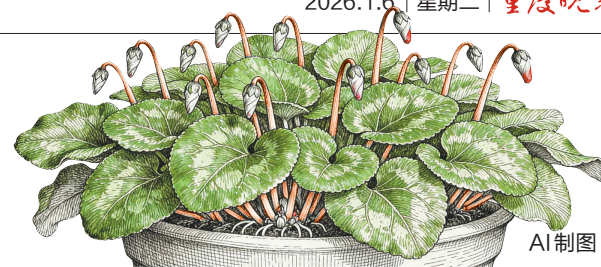


苔/笺/小/札

## 仙客来

周廷发



AI制图

像我这样一个大大咧咧，死倔死倔，缺少细心和耐心，不懂得修身养性的人，要养好花，实在是困难。巧的是我偏偏养了一盆好花——仙客来。不知是它与我有缘，还是我与它有缘，反正我咋养它就咋活，缺水它不蔫，无肥它照长，而且长得兴旺，很是喜人。

仙客来，别名萝卜海棠、一品冠，亦称“兔耳花”“兔子花”，娇惯难养。属多年生草本，球茎扁球形，叶心脏形、质厚，浓绿色，边缘有锯齿，叶背红色。早春叶间发出细长花梗，每梗顶生一花；花冠裂成五至十片不等，向上反卷，形似兔耳，因此得名。花色有红、白、粉、紫等。

我的这一盆仙客来的花是深紫色的，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生长在一盆浓密的虎刺梅花盆里，长长的叶茎上顶着两朵圆而

小的细黄叶，犹如一个饥饿、可怜，瘦骨嶙峋的幼儿。我轻轻地把它移栽到一个高和直径都约二十厘米的黄粗陶花盆里。

没几天，它就缓了过来，两根叶茎由白而红，两朵小叶也由黄而绿。细小的球茎上长出了一圈嫩红的小叶芽，慢慢覆盖了盆沿。我瞧着它心里纳闷，我有一下无一下地给它浇点水，它却美滋滋的越长越壮，越长越喜人，难道这花也通人性，知道报恩？

没多久日子，我发现，满盆浓绿的叶子又大又肥，叶面绿油油的，煞是喜人。浓密的叶根处，数十个小花蕾，伸着脖，低着头，悄悄地向上拱动。不到一个月，娇俏的花蕾，微微探出叶面，仿佛一个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少女站在绿茵茸茸的草原上，羞涩、腼腆地享受风光的无限。凝目细观，一朵朵花蕾犹如碧波茫茫的大海上昂头远眺的红嘴鸥，悠闲自然。

我轻轻地用手触摸它那浓绿色的叶面和那褐紫色的花茎，仿佛感受到它那勃勃的生命在跳动，浓浓的汁液在奔流；花蕊向下，花瓣朝上，紫艳艳，紫得发亮，紫得耀眼，紫得动人。每朵花能开一个多月，而且一批接着一批，绽放不止。花朵面向不同的方向，大有“迎四面八方客，接南来北往风”之趣，使我遐想。

我一次次端详它，它不需要多少阳光雨露，静静地生长，默默地开花，从不炫耀自己，让我那充满欲望的内心，显得渺小、苍白而丑陋。

我静静地望着仙客来，感受着它那对生存的执着与旷达，暗暗地校正着自己的人生旅程……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

散/文/诗/荟

## 金色石滩 (外一章)

施迎合

这是闪耀在我眼里最耀眼的底色——

那是稻菽向阳的金，田野菜花的黄，满山满坡流溢的绿，层层梯田泛动的光。

这是荡漾在我心中最纯美的画面——

那是林、云、泉交融重叠的天然氧吧，凉、清、静相映相生的清凉世界。

呵！这是巴渝一个名叫石滩的乡村，以绚烂阳光的金色张臂迎接远道而来的我，又以流霞喷彩的博大胸怀接纳了我。

我走进石滩，我仿佛也成了石滩河里清澈的一掬浪花；成了双寨山上一棵挺拔的树，一丛绿色的云朵。

我亲近石滩，我好像也变成了方斗山上那摇曳的田园芦花，森林人家里的茂林修竹，山溪流瀑里的银珠溅玉……

在石滩，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思量，石滩的金色是怎样形成的？而那金色里流淌的绿又有什么样的生命魅力？

造访石滩，我在石滩的绿水青山里触摸到了一座金山银山。在生态石滩流淌的绿意里体味到了中国乡村那别致的纯朴、秀美……

## 栖居乡村老家

我的乡愁美美地开出花花了。

那些摇晃着细细腰肢的美人蕉，吐露着芬芳香气的格桑花，粉红的桃花，如雪的李花，修长的芦花都是为我开放的，在流淌着绵绵绿意的石滩，在我快乐栖居的乡村老家。

美是可以传染的。就像一种相思，既然浸润在心里了，那种刻骨铭心就再也驱赶不走了。

我此刻是铁了心的。我的爱已深深驻留下来，就在石滩这方美地，在乡村老家，让我的爱挥舞起绿色的纱巾，以青山为背景，以白云作见证，在这块凝满乡愁的土地上，听一听我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

这是多么美好的栖居之地啊——

泛黄的土墙，木质的梁柱，原生的窗棂，精美的雕花，青青的石板，黑黑的瓦片，还有那踩上去就吱吱作响的木楼梯哦……一切自然的乡村农家之美都在清凉的山水里，都在质朴不加修饰的田野中。

栖居乡村老家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白天，可放牧青山，遥看远山如黛，鸡鸭扑腾，牛羊欢鸣。

夜晚，可卧房闲居，细数银河繁星，沐清爽晚风，入酣畅美梦。

美，就这样惬意地浸入骨髓里了。爱，也甜甜地浮动在了情迷的心海。

我渴慕这样的家园。

我想老了就在这里安家。把我的爱牢牢植根在金色石滩，生长出青翠的树木，那树梢上挂满爱的果实……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监事)

诗/绪/纷/飞

## 放牧川西的云朵

——送给青年导演毛靖宇

邹仁波

我习惯在教育的话语中画直线

试图给你丈量出人生的宽度

这一次，我是站在你的取景框里

成了那个熟悉的、甚至有些不讲理的配角

而你，十八岁

站在镜头背后，凝视，重塑

第一次，成了那个造梦的人

你对蓝天和雄鹰的钟情

都深深刻入摄像机和摩托车灵魂里

从山城出发的轰鸣摩托声

听起来像是要逃离这个世界的咆哮

而你却在，导演一场

关于“放牧云朵”的盛大仪式

你让川西的风，吹散了山城的雾

把藏地的经幡，折叠进青春的行囊

这不仅是双线叙事

这是你用镜头，替那个迷茫的灵魂

在静谧的高原找到了两条平行线——

一条通向远方，一条回归血脉

戏里，我是班主任，看着背影聚焦成一个点

戏外，我是你的观众，看着冰河里散落的星星

你用十八岁的敏锐、自信、执着、锋芒

在川西的凛冽寒风里，你遇见了那个藏族青年

那个像月亮一样的人，澄明而皎洁

在荒原的篝火旁，你们交换了破碎与完整

我固执地认为，我会教你

读懂课本，读懂生活，读懂未来

如今，是你教我们看懂“光明”

那不是数智科技的简单人物复原

而是一个骑行者，在缺氧的高原

在冰天雪地里，大口喘息出的生命真相

当北京的聚光灯吸纳一路星光

照进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

我才惊觉，平时坚守的“课堂”是否该转向

在这个光与影的成人礼上

你不再是被点名提问、急于作答的学生

你已经学会了用镜头说话

从骑行的天路，审视疼痛，接纳缺憾

让世界，听懂了你蓬勃而浩瀚的心跳

其实，教育本就是一场盛大的目送

我曾以为我是那个掌灯的人

如今明白，你们早已在自己的暗夜里锻造了

当你们与鲲鹏为伍，扶摇直上

我愿随你们一道去放牧蓝天的云朵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作者邹仁波曾是青年导演毛靖宇(重庆第一双语学校初2023届学生)的班主任，毛靖宇执导的微电影《光明》成功入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将参与年度奖项角逐。

——编后

蕉/窗/漫/笔

## 藏在粉条里的秘密

曹祖辉

来了重庆城，总要寻一碗酸辣粉解馋。可谁曾想，碗中根根弹滑的粉条，竟藏着一个红薯的蜕变传奇？我的家乡盛产红薯，乡亲们几乎家家都传承着制粉技艺。最近这些年，我的父母年年都制作红薯粉条。参与其中，我解锁了不少关于这门手艺的秘密。

城里人对红薯粉条常有误解，总觉得它应该是黑黢黢的模样。每当看到我我家那透亮如琥珀的粉条，总有人疑心添加了些什么。这正是我发现的第一个秘密：加工越精细，粉条越剔透。为了完全去除泥沙、提升口感，我的父母坚持给红薯削皮——这工序看似简单，实则暗藏门道。红薯表皮凹凸不平，布满了细缝，削几十个尚算轻松，但成百上千个便堪称磨人。

细节决定成败。虽然削皮很麻烦，但效果立竿见影。红薯，得名于它红色的表皮，然而它内里肉质却是略带乳白色的。红薯研磨成渣后，未去皮的明显比去皮的颜色深许多。这一步很关键，不仅去除了泥沙，也从源头上去除了色素沉淀。以前研磨红薯，人们通常是用一块钉满短钉的板子，通过不断摩擦，红薯纤维被暴力撕裂，红薯就变成了渣。随着技术发展，有了专门的粉碎机。红薯成渣后，经过过滤，就成了浑浊的浆液。

得到淀粉的过程是过滤黄浆，这里藏着另一个秘密：过滤越彻底，粉质越纯净。乡亲们把两根木条中间钉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可活动的十字架。用白布缝制一个像蒙古包顶棚的口袋，四个角套在木条的四个端头。再用一根结实的绳子，一头套在木条交叉的位置，一头套在房梁上。再把红薯渣倒入口袋中，加点水，前后左右地晃动木条，红薯里面的淀粉便伴着水就被过滤出来了。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明这一工艺的，但这简易装置里，藏着变粗为精的生存哲

学。

黄浆，就是带有淀粉的水。我们会用大水盆、水缸把黄浆装起来，经过几天的沉淀，淀粉沉底凝成块状。这个时候的淀粉还不能食用，因为含有杂质，颜色也是黄黄的。淀粉沉淀得差不多了，就会把缸里的水倒掉，再加入清澈的水。换水的次数越多，被倒掉的杂质就越多，沉淀的淀粉就越纯正。品质极好的淀粉，不再是最初的乳白，而是变得雪白。越白的粉，加工出来的粉条越是晶莹剔透。

一缸一缸的淀粉，叫作水粉。水粉能让肉更滑嫩，但不能长时间保存。聪明的乡亲们将其切块曝晒成干粉，或拉成长条在热水中定型，再挂于阴凉处风干。为了存储方便，粉条通常被切割成三四十厘米的长度。在我们川渝地区，红薯通常在农历九月开始收挖。十月份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在房梁上套上竹竿，然后把粉条一根挨着一根地挂上面通风。在时间的酝酿中，它们逐渐从灰白色变得透亮，宛如冬日凝结的冰棱。

父母做的粉条吃不完，母亲便带到城里售卖。起初少有人问津，为解母亲愁绪，我试着在朋友圈分享制粉过程，竟打开了销路。第一年粉条卖得很好，第二年回头客渐多，到第三年甚至几天便一售而空。可我深知，老家仍有许多优质粉条因缺乏渠道而滞销——这是我发现的又一个秘密：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桥梁连接餐桌。

从田间红薯到碗中粉条，这根晶莹的线条里，缠绕着土地的馈赠和农人的智慧，还有传统手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考题。当酸辣粉的香气在街巷弥漫时，或许少有人想到，那弹牙的口感背后，是一代人用双手与时光沉淀的生活哲学。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